

出版品國際交換漫談

International Exchange of Publications: Its Roles and Functions

廖秀滿

Shiow-Man Liao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國際交換處編輯

Editor, Bureau of International Exchange of Publications,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摘要】

出版品國際交換源起於17世紀的歐洲。其功能不但可促進國際間互相了解，同時也是收集資料的方法之一。本文簡介出版品國際交換的沿革，重要性與作業方式，我國出版品國際交換工作的發展。試以國家圖書館為例，說明出版品國際交換對國際文化交流的影響，以及出版品國際交換在數位時代，面臨的挑戰和省思。

【Abstract】

International exchange of publications originated from Europe in 17th century. Exchange not only facilitates mutual understanding among countries and regions in the world, but is also a means of collecting materials. Firstly, this article will introduce the history of the exchange, its importance and tasks involved. Secondly, the influences of exchange on international library cultural exchange and cooperative activities will be described, taking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as an example. Moreover, new challenges brought by digital age will demand libraries to think of a more effective exchange strategy.

關鍵詞：出版品國際交換、國家圖書館、出版品國際交換處

Keywords: International exchange of publications,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Bureau of International Exchange of Publications

壹、前言

出版品國際交換源起於17世紀的歐洲，迄今已有300多年的歷史，其功能不但可促進國際間互相了解，同時也是收集資料的方法之一。我國國家圖書館從其前身——國立中央圖書館，一直代表政府在國際間進行此項文化交流的任務，不但豐富館藏，更扮演起文化外交橋樑的角色；近年來，更和許多重要的國外交換單位建立多元化的合作關係，提高我國的國際形象。數位時代，傳統的國際交換服務面臨轉型的挑戰，電子及數位資源已成為另一種交換的標的，但考量國際資訊落差（information divide），仍然有許多國家需要交換紙本型式的出版品。本文將概述出版品國際交換的沿革及出版品國際交換的重要性與作業方式，回顧我國出版品國際交換工作，出版品國際交換對國際文化交流的影響，同時展望數位時代，出版品國際交換面臨的挑戰和省思。

貳、出版品國際交換的沿革

一、定義

依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在其《出版品國際交換手冊》（Handbook on the International Exchange of Publications, 2nd ed. 1956）的定義為：「出版品國際交換是一種契約或安排，協議交換雙方隸屬不同國家，彼此承諾給予出版品，這項契約僅基於雙方共識，原則上沒有固定公式。」（註1）；在其2006年第5版的手冊中則給與如下之定義：

出版品國際交換是一種國際科學和文化合作的形式。

機構間以一種正式或自由的方式，提供彼此印刷型式的出版品或複製品，促進不同國家機構間思想和科學資訊的自由流通。

這項契約僅基於雙方共識，原則上沒有公式，可依據非正式的信函為之，重點在於雙方必須執行協議。（註2）

二、源起

出版品國際交換源起於歐洲。1694年法國皇家圖書館（現為法國國家圖書館），因法王路易十四之授權，代表國家以所藏複本與外國交換，建立「複本交換」的範例，獲得許多珍貴書籍，尤其是英文、德文書刊。（註3）1697年中國和法國進行首次圖書交換。18世紀前半，大學間進行大規模論文交換。1740-1750年間，歐洲大學建立大學聯盟，交換彼此出版品。

1877、1880及1883年間國際間在比利時布魯塞爾開了三次會議，討論有關國際交換事宜。1886年制定完成的布魯塞爾公約（The Brussels Convention）是第一個出版品國際交換公約，由美國國會圖書館（US Library of Congress）發起的。二次大戰後，有不符適用之困難。

1958年UNESCO於第10屆大會通過兩項公約：「出版品國際交換公約」（Convention Concerning the International Exchange of Publications）和「官方出版品與公牘國際交換公約」（Convention Concerning the Exchange of Official Publications and Government Documents Between States），這兩項公約被視為圖書館間交換合作的共同法則。

參、出版品國際交換的重要性與作業方式

一、重要性

交換是圖書館採訪工作的一種管道，國際交換是圖書館建立及發展外文館藏的重要來源之一：交換常能解決無法購買的難題，尤其是一些特殊專門資料、非賣品、絕版書、過期刊與灰色文獻的蒐集常無法藉由商業管道獲得。交換能節省圖書館購書經費，補充購買之不足，尤其是對新建立的圖書館；交換是文獻共建共享的有效措施，圖書館常以複本進行交換，不僅提高藏書質量，亦擴大交換書源、節約交換費用；交換是國際間圖書館合作的重要形式之一；交換是機構間，特別是對發展中國家釋出善意的一項方式，協助充實開發中國家的知識資源；交換能讓本國出版品在全球傳播，促進交換國家地區間的了解。

二、交換方式

建立出版品交換關係可分為正式（Official）和非正式（Non-official）兩大類。正式的交換關係必須簽署政府間的協議，雙方並需指定一個圖書館負責交換事務；非正式交換關係是指高等教育或學術、科學及研究機構間建立的交換關係。

交換單位之間可以議定交換的方式，可採等量交換或等值交換的方式，亦有採計頁交換，例如：不易取得的舊書或絕版書，以新書好幾頁折換舊書一頁的方式計算。隨著國際潮流的演變，圖書交換已逐漸發揮其國際互動及交流的功能，交換單位之間不再如此強調質量的平衡，而是維持雙方的友善關係，進而開展其他的合作。

三、交換內容

（一）以類型分

如學術性出版品，包括學術、研究機構及專業學會出版品、大學出版品、商業出版品、政府出版品、國際組織出版品、灰色文獻（Grey Literature）、其他資料，包括複本（Duplicates）、餘本（Surplus，指即將淘汰的書）、電子出版品及轉置在其他媒體（縮影或CD-ROMs）的資料及非書資料。

（二）以出版型態分

如印刷式資料、微縮資料複製品、書畫刻印藝術品、視聽資料、多媒體資料及電子資源（database, e-book, e-journal, website, etc.）

肆、我國出版品國際交換工作發展簡介

一、萌芽時期（1925-1944年）

我國有「出版品國際交換」記錄自清康熙36年（1697）法國從中國得到140種中文書開始。清同治8年（1869）我國又贈送933種有關花種之圖書給美國，由美國國會圖書館收藏，此是中美交換開始，也是美國國會圖書館中文收藏開始。（註4）

1886年布魯塞爾公約制定完成，各國陸續參加，締約國必須於其國內設立一

交換中心，以便行使職務。我國亦於1926年2月6日正式加入成為締約國，以進行公牘、科學、文藝、出版品的交換。在此之前，1921年我國北京政府教育部為籌備加入布魯塞爾公約，已組織「出版品國際交換局」（Bureau of International Exchange of Publications），1925年出版品國際交換局由北京政府教育部在北京創立，1928年交換局劃歸國立中央研究院辦理，改名為國立中央研究院出版品國際交換處，負責與國內外同行交流最新出版的研究成果。

1934年5月輔上任的中央研究院總幹事丁文江先生，將出版品國際交換處劃歸中央圖書館，定名為“教育部出版品國際交換處”，代表國家履行國際交換協定業務，與國外機構進行出版品交換，及代轉國內外學術機構間的交換刊物，與許多國家建立交換關係。在此時期因經費有限，無力購買國外昂貴的外文參考書，中央圖書館籌備處首任館長蔣復璁先生便籌劃影印《四庫全書》，以此來與國外圖書館交換。乃精選保存較好的北京文淵閣《四庫全書》221種近2000冊，大多為明前書籍。與上海商務印書館合作，於1935年影印成《四庫全書珍本初集》1000部，獲得100部書作為版稅，與國外交換西文書刊。民國24年，中央圖書館又選出經史子集圖冊各一種6冊，由商務印書館按原樣影印、裝訂，用於交換。（註5）

1937年抗戰軍興，至1945年還都，短暫數年開館期間，中央圖書館通過採購和交換，把各國重要的參考工具書大致徵集完備。交換處無疑是當時對國際性圖書資訊之資源共享的重要轉運站。

這段時期交換書刊大部分來自美國，其次是日本，再其次是比利時、捷克、埃及等國，交換國家約50餘國。（註6）

二、戰後初期（1945-1948年）

1945年抗戰勝利，交換處正式改隸於國立中央圖書館。1946年中央圖書館遷回南京，在南京成立出版品國際交換處，並在上海成立了分辦事處，7月，國民政府行政院公布出版品國際交換處組織規程。戰後各國政府都願恢復以往交換關係，1945年至1948年間，與其他各國的交換關係日漸發展，包括協助各國東方學院、各大學圖書館恢復或充實中文藏書；亦提供各國學者或學術團體有關我國的資料。為適應國際交換需要，1946年6月開始編印《書林季刊》，譯輯新書選目，並附提要，深受

世界各國圖書館及交換中心之歡迎。1948年12月國立中央圖書館隨政府遷臺，與各國之交換關係中斷，直至1954年10月在臺復館後才又恢復。（註7）

三、遷臺復館發展時期（1954-迄今）

1954年國立中央圖書館於南海路復館以來，出版品交換業務已運作56年（1996年國立中央圖書館易名為國家圖書館），建立之交換單位包含各國國家圖書館、公共圖書館、東亞圖書館、專業圖書館、駐外單位、華僑文化會館、僑校、國外知名漢學家等約100餘國、1200個單位。歷年來屬較積極交往的單位共計為87個國家725個單位，包含大洋洲3國、美洲20國、歐洲27國、亞洲27國、非洲10國。交換單位的建立是採主動和被動雙管齊下的方式進行，包括參閱工具書，如世界國家圖書館名錄、學術機構名錄或搜尋網站資源等，主動選擇適合單位發函探詢交換意願；亦有從國外主動寄贈書刊的單位中篩選適合而尚未建立交換關係者；其他尚有國外機構來函表達交換意願，或透過我國駐外單位推薦者；外賓來訪親自洽談者亦有之。

交換書刊來源包括政府出版品、學術研究機構出版品、學會出版品，以及民間出版品等。政府出版品多由徵集而來，主要是依據民國90年12月10日修訂之「政府出版品管理辦法」第8條—「出版品國際交換工作，由國家圖書館辦理。必要時，由各機關得專案辦理交換工作」。此外，徵集重要學術研究機構出版品，其中頗多難以採購方式獲得的灰色文獻，此為交換單位甚為重視之交換資源。其他一般出版品除編列經費購買外，民間團體或個人贈書如適合交換者也列入。由於出版型態的多元化，書刊交換亦包括非書資料或電子資源。特別值得一提的是，1949年自南京運來的12萬冊善本書可說是圖書館的珍藏，1973年教育部將國立中央圖書館攝製善本書計畫列為年度重要工作之一，歷經數任館長之督導，終於拍攝完成。（註8）這些縮影資料一來提供讀者借閱，二來也可以用來交換，讓寶貴的文化資產以另種風貌，提供海外運用。

這段時期依然重視中華文化在海外的發揚及研究，持續提供海外東亞圖書館所需的資源或充實其中文收藏。除定期寄送交換書刊外，亦常配合其研究需求進行專案贈書。此外，國家圖書館歷年皆積極參與海外重要的國際書展，如：美國亞洲學會(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簡稱AAS)年會書展、歐洲漢學學會(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Chinese Studies，簡稱EACS)雙年會書展，展出國家圖書館、漢學中心出版品，以及我國近三年出版之漢學書刊，展後贈予當地大學東亞圖書館，以推廣臺灣出版的學術論著。

伍、出版品國際交換對國際文化交流的影響

隨著全球化的發展，專業知識及技術的傳播和交流日益重要，文化常是展現一國軟實力的方式，所謂的知識經濟，就是充分說明國家競爭力與國民的知識息息相關。圖書館是傳遞知識的文化機構，國家圖書館出版品國際交換在促進國際文化交流活動中實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

一、文化外交的媒介

國家圖書館代表政府於國際間進行出版品交換，並以交換所得出版品為館藏，供國內研究人士使用。交換對象涵蓋政府單位、國際組織及重要學術研究機構、海外僑社團體及個人學者。

許多無法透過一般採購管道獲取之重要文獻，例如：政府出版品、年報、調查報告、議事錄、雙邊會議報告、統計資料、會議論文集、名錄、指南、智庫及國際組織出版品等，歷年來皆經由交換關係而來，除提供讀者運用外，也讓國家圖書館的館藏成為質量俱佳的國家級、研究級的文獻寶庫。國家圖書館目前是日本國會圖書館（National Diet Library）6個政府出版品完整寄存（blanket exchange）圖書館之一，其他5個為：美國國會圖書館（Library of Congress）、澳洲國家圖書館（National Library of Australia）、柏林國家圖書館（Berlin State Library-Prussian Cultural Heritage）、加拿大國家圖書館（National Library of Canada）及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註9）韓國國會圖書館（National Assembly Library）是國家圖書館出版品國際交換單位，互動良好，2008年來函表達希望成為臺灣政府出版品完整寄存圖書館，經洽行政院研考會協助，提供2000多冊政府出版品由國家圖書館寄贈該館，足見國家圖書館和海外重要圖書館交換關係之密切。

二、國際交流的橋樑

交換機構間常因長久友善的互動，開啓其他合作項目，例如：辦理專題演講、人員交流、辦理研討會、研習班、館員交換訓練及數位化合作等。例如：國家圖書館於2008年5月爲越南國家圖書館館員及荷蘭萊頓大學漢學院圖書館負責古籍管理的先生辦理爲期3週之古籍修護研習課程，前者是爲因應該館進行數位化之需求，亟需進行數位化前之修護工作。多年來應歐美東亞圖書館對掌握臺灣漢學資源及服務之需求，國家圖書館於2009年10月舉辦「國外圖書館專業館員工作坊：漢學研究文獻運用及服務」研習班，共有23名國外圖書館專業館員參加，分別來自美國、加拿大、英國、法國、澳洲、香港及新加坡等地。2010年亦再度爲越南胡志明科學圖書館規劃古籍修護課程。

在人員交流方面，交換單位負責人及其館長亦不定期來館參訪，就加強出版品交換相關問題交換意見，或是提供國外圖書館服務發展之訊息。此外，爲增強館員圖書館管理及服務等專業新知，並落實與海外交換單位人員交流，加強雙方瞭解，促進業務發展，以及提高合作之層面，經常邀請知名專家學者或安排來訪之交換單位同道進行專題演講或座談，2007年至2009年計安排20多場的專題演講。國家圖書館除熱誠接待交換單位人員來訪，亦歡迎其他文教機構人士個別或組團來訪。許多交換關係常因來訪外賓瞭解圖書館業務後主動提出建立之請求。

三、專業合作的平臺

近10年，植基於歷史悠久且口碑良好之出版品國際交換關係，國家圖書館因此開展不同風貌的國際合作項目，進一步發揮文化外交功能，提高國家能見度。茲將幾項較具特色之作爲臚列如后：

（一）設立臺灣資料專區（Taiwan collection）

國家圖書館爲讓本國優質出版品傳布世界，更讓中華文化豐厚內涵嘉惠海外一般大眾及學術研究人員，計畫於香港大學圖書館、拉脫維亞國家圖書館、法國里昂第三大學、越南社會科學院漢喃研究所圖書館等地設立臺灣資料專區。2009年7月9日已於蒙古國立兒童圖書館成立「台灣書苑」（Taiwan Reading Garden）專室。

（二）國家圖書館獲選為「亞洲國家圖書捐贈計畫」受贈館

2008年國家圖書館獲選為由韓國國會圖書館負責進行的「韓國之窗」(Window to Korea) — 「亞洲國家圖書捐贈計畫」受贈館之一。該計畫把有關韓國的資料分5年（2008年至2012年）每年捐贈約500冊書給選出的8個亞洲國家的國會與國家圖書館，受捐贈圖書館可獲得總數約2,500冊書。

陸、出版品國際交換面臨的挑戰和省思

過去數十年，圖書館之間的出版品國際交換呈現萎縮的趨勢，未來更令人質疑（註10）；另一方面，交換服務更聚焦於提供符合交換夥伴特殊需要的資料。圖書館除思考如何面對內外環境的挑戰外，更應有創新的思維和做法。

一、成本效益的考量

首先，利用出版品交換來獲得資料並非是一項符合成本效益的方式，因為交換作業需投入許多的人力、經費和其他資源，交換流程牽涉許多作業項目，是否符合成本效益為交換單位評估的重點之一。另外，典藏空間的不足，亦會造成圖書館無法再持續交換的關係。為使圖書館的交換作業真正達到雙方互惠的功能，應定期評估交換的效益，若發現有嚴重失衡情形時，可主動發函對方瞭解原因或提出加強之建議。交換單位偶而因人員異動，未做好業務交接，亦會造成交換工作停頓或延宕。整體而言，要確定國際交換服務涵蓋的範圍及訂定一個有效的交換策略。

二、電子出版品和網際網路的出現

逐漸增加的電子出版品和網際網路使用的便利性使交換活動產量變革，尤其是許多官方出版品皆已數位化，置放網路上提供免費使用及下載，有些已不再出版紙本了。葡萄牙國家圖書館於數年前發一封通函給其全部的交換單位，主動終止交換關係，原因是其服務的讀者，多數已能透過網路使用到所需的資源，同時圖書館進行組織重整後，已無人力進行交換業務。近年來，國家圖書館也收到交換單位提出電子資源交換的建議。圖書館因應數位時代來臨，在館藏建立及閱覽服務上都需做

適當的調整。然而，唯有著作權和授權的問題能獲得解決，電子資源或數位內容的交換才能真正的落實。日前，美國國會圖書館開始進行一項出版品國際交換轉型的研究，調查交換單位政府出版品收藏、服務及數位化的情況及需求。

三、提高交換工作人員的素質及語文能力

在全球化的浪潮下，出版品國際交換擔綱文化交流的任務，執行此項業務的人員必須能掌握國家發展的政策、社會的脈動，同時擁有國際的視野，才能藉由交換管道得到權威性或具有影響力的資源，提供政府制定政策參考，或是供一般學者及民衆利用；藉由本國優質出版品的輸出，能發揮文化傳播的功能，互通有無、促進交換國之間的認識，進而提高國家的能見度。由於交換書刊的語文種類繁多，圖書館應多培養或遴用具有不同語文能力的人才，方能進行書刊挑選及登錄編目作業。

四、利用資訊設備提升作業效率

爲加速交換作業流程，國家圖書館於民國94年正式啓用「出版品國際交換資訊管理系統」，提供交換單位可上網進行線上書單圈選。該系統具有維護交換單位基本檔、圖書期刊輸出入管理、交換問卷調查、交換資訊統計與列印等功能。藉由此系統運作，可依需求隨時掌握交換狀況，以及交換書刊運用情形，該系統可印出期刊的催函、徵書函及收書的謝函等，提升了交換工作的效率。目前有些先進國家亦逐漸採用自動化方式來管理交換作業，例如：美國國會圖書館提供交換單位上網進行複本挑選作業；韓國國立中央圖書館最近也推出線上圈選交換書刊的服務。

附註

註1： *Handbook on the International Exchange of Publications*, UNESCO. 2nd ed. 1956, p. 3.

註2： *Handbook on the international exchange of publications/* edited on behalf of IFLA by Kirsti Ekonen, Päivi Paloposki and Pentti Vattulainen. 5th completely new ed. München : K.G. Saur, c2006, p. 11.

註3：蘇精，「從換書局到出版品國際交換處—早期中國交換機關小史」，*圖書館學*

與資訊科學4卷2期（1978年10月），頁180-183。

註4：汪雁秋，「文化交流－國立中央圖書館的出版品國際交換工作」，*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26卷1期（1993），頁167。

註5：蔣復璁等口述；黃克武編撰（2000）*蔣復璁口述回憶錄*，臺北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頁52-55。

註6：汪雁秋，「文化交流－國立中央圖書館的出版品國際交換工作」，*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26卷1期（1993），頁171。

註7：同上，頁172。

註8：汪雁秋，「亦師亦友亦鄉親－憶唐德剛先生」，*傳記文學*96卷2期（2010），頁92。

註9：Tanaka, Hisanori, “Present State and Future of the International Exchange of Publications in the National Diet Library in Japan,” in *Handbook on the international exchange of publications/* edited on behalf of IFLA by Kirsti Ekonen, Päivi Paloposki and Pentti Vattulainen. 5th completely new ed. München : K.G. Saur, c2006, p.80.

註10：Virtanen, Anneli ed., “Sources of Documents,” in *Handbook on the international exchange of publications/* edited on behalf of IFLA by Kirsti Ekonen, Päivi Paloposki and Pentti Vattulainen. 5th completely new ed. München : K.G. Saur, c2006, p.13.